

全宋詩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傅璇琮 倪其心

孫欽善 陳新

許逸民

主編

全宋詩

第五冊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詩 第65冊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12

ISBN 7-301-03982-4

I. 全… II. 北… III. 古體詩-中國-宋代-總集 IV. I2
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35942 號

書 名: 全宋詩第六五冊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責任編輯: 張弘泓

標準書號: ISBN 7-301-03982-4/I. 0527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559712 編輯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華倫公司排版部 62756343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發行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銷者: 新華書店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22.25 印張 585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40.00 元

編纂委員會顧問

王起

周林

周紹良

啟功

程千帆

鄧廣銘

錢仲聯

繆鉞

編纂委員會

孔凡禮

王嵐

王麗萍

安平秋

李致忠

宋祥瑞

吳鷗

金開誠

馬秀娟

高秀芳

孫欽善

陳新

陳捷

倪其心

許紅霞

許逸民

張弘泓

張躍明

傅璇琮

楊忠

裴汝誠

趙前

劉瑛

嚴紹璽

羅琳

樂貴明

本冊責任編委

王 嵐 王麗萍

吳 鷗

高秀芳

張弘泓

本冊資料人員

朱寶模 姚兆寧

徐永強

劉 雯

參加本冊整理者

王 嵐 田瑞娟

沈中明

汪 珏

李正宇

李可風 吳 鷗

馬辛民

許紅霞

許逸民

康笑菲 張弘泓

陳永豐

陳 捷

陳曉蘭

劉 佳 劉 瑛

劉國棠

蕭魯陽

盧新寧

叢中笑

(以上姓氏筆劃為序)

錢 序

唐詩宋詩，世所稱我國古代詩歌並峙之雙峰也。唐詩有《全唐詩》之總匯，又有今人《外編》之補苴罅漏矣。而天水朝之詩，尚未都為一全集，此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所以成立《全宋詩》編纂委員會，肩此巨任而義無旁貸，俾承學者有以睹大海之汪洋，據其全而證此雙峰果足以並峙於霄壤與否也。然唐詩之與宋詩，是否有正閏高下之殊，初非衆喙一致者；而《全宋詩》較《全唐詩》之纂輯，孰難孰易？皆不可以無說。

禹域之治詩學者衆矣，皆以其所宗，為不可加矣。尊唐者貶宋，嚴羽、明七子是也。揚宋者抑唐，劉克莊、方孝孺是也。宗八代者自八代而上溯風騷，所宗彌古，其門廡彌隘，而擯斥彌廣，至謂「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中國廢興之際，樞於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競。「訖於宋世，小說雜傳禪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樂。「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國故論衡》卷中《辨詩》）此與「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者，昌言「唐之詩，宋之詞」，「後世莫能繼」（《宋元戲曲史·自序》）者異焉。然宋詞果超於宋詩乎？論者以為宋詞能抒詩歌所不能抒之燕婉要眇之情，由詩體拘於五七言，無詞體長短百變，自由運行之妙也，亦由於詞適於淺斟低唱所需，而宋詩尚意，言情非所長，故宋詞得以勝詩也。是說也，拘墟之論也。今讀兩宋大家之

詩集而知其不然，試舉其隅。陸游能為《釵頭鳳》詞，而其於沈園所為七言律絕，其抒情之深婉不特與詞同，且過之矣。斯知詞家所能表之詞心、詞境，詩家固優為之也。至於宋世已有新興之詞，同時之詩，即不容與之抗衡並超越之乎？此則決於宋詩本身生機是否已竭，今讀兩宋大家之詩集，而知「宋世詩勢已盡」之說為不然。宋詩流派之衆多，內容之充實，藝術之精湛，其紀事徵史之作，美輪美奐者，更為詞家所不能為也。故糾彼貶宋者偏激之談，近世詩論家陳衍乃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沈曾植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俱見《石遺室詩話》卷一）陳衍復以唐、宋二代之詩，擬於殷、商二代之創業與中興，譬唐諸大家為殷、周開國伊尹、周公之倫，宋諸大家則殷、周中興之甘盤、傅說、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倫。（其說見《宋詩精華錄》）此繼承與發展辨證之言，持平之論，為得帝之懸解者也。然則宋詩固不讓於詞，且勝於詞矣。宋源於唐，又出一奇，所謂「一波纔動萬波隨」者，變態百出而未有盡。唐、宋各擅其長，互補其闕。唐之《奉先詠懷》《北征》《秋日夔府詠懷》《連昌》《長恨》《南山》《行次西郊》《秦婦吟》諸巨篇，宋大家集中無之；而宋人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諸巨型七絕史詩組詩，開後世《己亥雜詩》《咄咄吟》之先河者，唐人亦無有也。況《全唐詩》已有成書在，論者可據其全而知其犖犖大者；宋詩則不爾，礦藏待發者尚多，此則《全宋詩》之纂，所以刻不容緩也。

雖然，我見其難也。曷言之？玄暉之命彭定求等十人編纂《全唐詩》也，其時唐詩之存世者，家不過二千二百餘，篇不過四萬八千九百餘而已，今人《外編》，增益無多。非如宋詩作者，今日已可考知者不下九千人，倍四於《全唐詩》，此則求全之難一也。《全唐詩》之纂，時已有明胡震亨《唐音統籤》、清初季

振宜《唐詩》之成書在，加以網羅放佚而已。而宋詩，清人所編刊之總集，以選本為多。康熙十年辛亥，呂留良、吳之振、吳自牧《宋詩鈔》為最先，收詩人纔一百家，其中有目而未刻者十六家，選詩一萬二千餘首而已。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玄暉命張豫章編《御定四朝詩》，其中《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此與同時所纂《全金詩》不同，亦選本也。乾隆時曹庭棟纂《宋百家詩存》，補《宋詩鈔》所未收之作，亦僅百家。厲鶚《宋詩紀事》，收作者三千八百十二家，陸心源《補遺》，約增三千家，此則畸零資料之匯集而已。至於宋人自編之總集，少數作者酬唱之小集不計外，其巨帙，《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所收亦僅六十二家，《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四十七家，《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一百五十七家，而《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全帙已失傳。凡宋詩已有之專代總集尚存者，各書所收，作者最多不越一百五十餘家。合計之，距《宋詩紀事》所錄及之數，不足四之一。其後法式善、陳焯、李元鼎等所匯刊，雖非選本，每一編亦不逾百種。今欲徵宋詩之全，路漫漫其修遠，則上下求索之難二也。宋以來總集別集，刊本夥頤，一家復有多種刊本者，刊本文字復有與他書徵引不同者，此皆有待於校勘。專家之詩，有散失於集外，如見於《永樂大典》殘存影印本、《詩淵》殘抄本各書以及短書筆記中者，有待於補輯。專集非詩人自定者，以及後人補輯之逸稿輯佚之類，常有他人之作屬人，有待於辨偽正誤。必如是旁皇周匝，毫髮無恨，方可臻於至善。此則校訂之難三也。

克茲諸難，而後《全宋詩》之纂，較之《全唐詩》，足以後來居上而無疑矣。今北京大學《全宋詩》編纂委員會，力能任此，其藏書訪書之取資足，其考訂譚討之人材足，其知難而進之勇氣足，斯其所以舉重若輕，克底於成也。而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之重點支持，尤徵大雅扶輪之

力也。

是書之成，將俾海內外研究者以豐碩可信之文獻，使宋詩之光芒輻射於九垓。洵為盛世之鴻業，傳之於萬祀而不朽。其為功之巨，寧譏諷之言所能盡乎？至於是書編纂中甘苦疾餘之數，正編補編措置之宜，則編纂委員會之編纂說明，論之詳矣，茲不復云。

一九八九年二月錢仲聯序於蘇州大學

程 序

求五七言古今體詩於歷祀，唐宋尚已。唐宋之人運而往，其詩故在。世之向慕者方將盡求而讀之，則莫貴乎總集。唐賢之為，自明季胡氏、季氏各有所纂，清康熙時，詞臣又據前修之成業，編次為《全唐詩》，於是其面目居然可睹，而《全宋詩》則闕，識者憾焉。自大命重光，狂童就殄，十年之間，文教聿修。國家教育委員會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茲事之不可更緩也，爰確認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之建議，籌建《全宋詩》編纂委員會，而延傅璇琮、孫欽善二先生主之。二君既素沉潛於翰墨之林，而共事諸學士又皆一時之選，故其書雖卷帙之繁富，版本之歧異，搜求考訂之艱辛，或十倍於《全唐詩》，而三年已斐然有成。頃將已編定者約數百卷付印，索序於余。夫余之於宋詩，平居自審，蓋徒有篤好而乏真知，又烏敢辱茲付託？然嘗聞之先師和州胡翔冬先生：唐詩近風，主情，正也；宋詩近雅，主意，變也。非正，何由見變？非變，何由知正？正之與變，相反相成，道若循環，昭昭然明矣。自明人執其一偏之說，尊唐黜宋，而宋詩幾廢。清人雖嘗稍悟其失，而思所以匡正之，然宋之於唐，猶或未能比肩詩衢，甚非欲窺見詩學之全者所取也。今諸君子獨奮起數百載之後，廣搜博訪，彰闡幽微，以成此鉅製，承學之士遂得畢覽世傳唐宋詩作，以進究其源流起伏，風格同異，與夫遞嬗顯晦之迹，其有功於文苑，寧有既乎？又嘗聞之清儒：治古學當求其不誤不漏。然不誤不漏，談何容易。去泰去甚，得其大齊，斯

可矣；勤至心安，斯可矣。此之所輯錄，名家傳世之集，固悉在網羅，即散見於邑乘、雜記、詩話、小說及金石文字者，亦皆周咨而慎擇之，以求其心之所安，誠不得不謂之勤至，然猶未敢必為無遺佚也。收闕文，采遺韻，若陸平原之所云，則猶有俟乎來者。老病廢學，無所發明，輒舉知聞，聊以塞責，儻亦卓爾大雅如諸先生者之所許乎！

一九八九年春節後五日，寧鄉程千帆謹序於南京大學

編纂說明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於一九八四年創議編纂《全宋詩》，得到學術界的鼓勵和支持。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一九八六年得到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准，將《全宋詩》的編纂列為重點科研項目，由北大古文獻所承擔，給以經費資助。於是，在全國高校古委會指導下，北大古文獻所主持籌建《全宋詩》編纂委員會，聘請顧問，組織人力，製定計劃，正式開始編纂工作。歷經三個寒暑，現將第一批稿編定付印。今後，我們將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密切配合，力爭每年出版數冊，預期以不到十年的時間完成《全宋詩》正編。我們希望這部有宋一代詩歌總集的出版，將會有助於促進學術研究，對宋代文學和文化的研究產生積極影響。

三年來，編纂工作從計劃到實踐，是在不斷摸索調整中進行的。起先，我們把工作重點放在資料準備上，設想建立一個比較完備的宋詩材料庫，計劃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了解宋人詩集情況，如《四庫全書》所收宋集，《中國叢書綜錄》所收宋集，《全國善本書目》所收宋集，以及「五四」以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整理（包括影印）出版的宋集，並採錄國內一些較大的圖書館藏宋集目錄，將它們匯編為宋集總目。

二、對宋以後至近世的公私藏書目錄、藏書記、文集集中的序跋，作一綜合的考察，輯錄有關宋人詩

文集的材料，以便為輯佚及版本選擇作準備，有條件時還可進一步作宋集叙錄。進行這項工作時，還要注意宋時曾經刻印、後來失傳的詩文集材料，藉以研究宋人詩集流傳的歷史面貌。初步估計，這方面可知的約有數十種，著名的如《雁湖集》（李壁撰）、《白蘋集》（龐謙孺撰）、《滕元秀詩集》、《情性集》（張埴撰）、《壁林集》（黃應龍撰）、《蒲衣集》（張椿齡撰）、《言志集》（張明中撰）、《槐庭濟美集》（王淹撰）、《章忠恪公集》（章誼撰）、《松漁小稿》（陳炎撰）、《小山雜著》（何澹撰）、《月台集》（徐恢撰）、《李松齡集》、《松菊寓言》（易士達撰）、《顧逢詩集》等。

三、編制有關的查閱、參考書目。這一工作最為繁雜，因為宋代的資料太多，又相當零散，而這又是必不可少的步驟，關係到宋詩編纂取材範圍。這一書目可包括幾個方面，如宋人注本朝人詩，其中有不少宋詩資料，大多可靠。著名的有：施、顧注蘇詩（施元之、顧禧），舊題王十朋的百家注蘇詩，任、史注黃詩（任淵、史容、史季溫），李壁注王安石詩等。又如地方性的詩總集，宋詩資料也極豐富，有些是清人厲鶚、陸心源所未曾注意到的，如《七十二峰足徵集》、《東甌詩存》、《蓬萊閣詩集》、《桃源洞集》等。詩話、筆記、方志等數量眾多，重要性自不待言。宋元時期編印的類書，過去雖也有人利用，但多不夠充分，我們也曾計劃將宋元時期的類書作全面的查閱。這些書，內容蕪雜，卷帙繁複，如《事文類聚》就有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有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有的重要的或輯佚價值較高的類書，如《永樂大典》及《詩淵》等，僅殘存抄本。不過其中頗多逸章勝什，為他書所不載，

正如《四庫提要》所說，「前賢遺逸之篇，間有藉以足徵者」（卷一三五《事文類聚》提要）。因而我們都盡力予以利用。

此外，我們還曾設想搜集近代發現的碑刻文物方面的宋詩資料，搜集我國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研究宋集的情況等等。

顯然，上述計劃是理想的，但卻是費時費力的龐大工程。如果要在這樣的宋詩材料庫建成後，再來從事宋詩點校整理，必定曠日持久，不切實際。因此，在資料準備先行的條件下，我們採取了邊搜集、邊整理的分編編纂出版的計劃步驟。從大的格局而言，我們擬將這部《全宋詩》分成正、補兩編。正編包括：（甲）目前傳世的詩集，（乙）第一批書目的輯集所得。所謂第一批書目，主要是：（一）現存宋元詩話、筆記及其他史籍。（二）現存宋元類書、總集，以及《永樂大典》和《詩淵》的殘存本。（三）宋元方志，以及近年來集中印行的若干重要方志，如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四）《宋詩紀事》、《宋詩紀事補遺》已引用到的書。（五）敦煌遺書。我們估計，這樣緊縮範圍，集中搜集，則宋代散佚詩人及作品，不致有太多的遺漏。同時，在正編陸續出版問世後，一定能夠得到海內外專家、讀者的寶貴幫助，為補編創造更好的編纂條件。補編輯集範圍主要是上述正編已及之外的明、清時期的各類書籍，以及書畫題跋和散存各地的石刻、拓片、手迹、抄本等等。補編工作計劃在正編基本完稿後進行，我們希望能在正編出版後的數年內努力完成。

《全宋詩》的編纂，較《全唐詩》繁難。今存宋詩數量多於唐詩，是一個重要原因。《全唐詩》的修纂，

始於清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成於四十五年十月，不足兩年，共成九百卷，收二千二百餘人，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全宋詩》所收作者和詩篇，據不完全的初步統計，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唐詩》的四倍，詩篇的數量當為更多。明人胡應麟曾說：「唐集篇帙多者，無若令狐楚一百三十卷，王起一百二十卷，元稹一百卷。」（《詩藪》雜編卷二）實際上到明清之際，令狐楚與王起的詩文所存不過十分之一，《元氏長慶集》也不過六十餘卷。而宋人之詩，則「少者千言，多至萬首」（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四《竹溪詩序》）。宋代大家的詩文集，動輒上百卷。但這並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宋詩研究的基礎，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遠遜於唐詩，帶有總集性的宋詩編纂，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宋詩自歐陽修開始，即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最終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繼唐詩之後的又一高峰。與此同時，宋人又以極大的熱情與精力，搜集、校刻唐人詩文集。唐代一些大家的集子，如杜詩、韓文的校輯，在宋代都是專學。元明以後刻印的唐人別集，幾乎都經過宋人的整理。而無論北宋和南宋，都編纂有較大規模的詩文總集，如北宋初期李昉的《文苑英華》和姚鉉的《唐文粹》，南宋則有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據阮元《學經室外集》卷三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南宋趙孟奎所編的《分類唐歌詩》，收詩四萬七百九十一首，已接近清編《全唐詩》的詩篇數目。南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不但搜輯唐人的單篇零句，還采掇詩人的事迹，成為后人研究和編錄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的重要依據。宋人的這些努力，促進了唐詩的傳播，開闊了人們對唐詩的認識，也提高了宋代詩人本身的文學素養，宋詩之所以繼唐詩之後有新的開拓和發展，與宋代對唐詩所作的大規模整理、流布有密切的關係。

唐集的編印，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明代前期，繼承金元時已產生的唐詩分期說，出現了高棅所編的以初盛中晚分期的唐人詩選《唐詩品彙》九十卷，又拾遺十卷，共一百卷，六百多人，收詩六千七百多首。在這之後，唐人別集的彙刻大量出現，著名的有銅活字本《唐人詩集五十種》，朱警刻《唐百家詩》一百八十四卷，黃貫曾刻《唐詩二十六家》五十卷，蔣孝刻《中唐十二家詩》八十一卷。明中葉前後編刻所謂《唐十二家詩》的很多，胡應麟說「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詩藪》外編卷四），據一些專家研究，現在所知的，單是這一種書，就有六家刻本。而在單集彙刻的基礎上，隨即有大型的類似於總集的彙編本產生，如吳琯《唐詩紀》一百七十卷，張之象《唐詩類苑》二百卷，吳勉學《四唐紀詩》一百九十卷。然後，於明清之際，出現了兩部唐詩巨著，即胡震亨的《唐音統籤》一千三百三十三卷與季振宜的《唐詩》七百十七卷，清初康熙年間編刻《全唐詩》，即以胡、季兩書為前資，稍作校補而成的。總上可見，單以明至清初而論，唐詩總集的整理刻印，足足有三百年的歷史。

宋詩的整理刊刻，卻走着艱辛不平的路子。

宋代在大力校勘唐集的同時，對本朝人詩文集的編印也同樣重視，印刷事業的發展又提供了物質上的方便。宋時士大夫以刻書為風尚，宋刻書中有所謂司郡刻的，可以支領公使庫錢作為資助。據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所記，宋代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都有刻書，除了醫書、史書、地志外，就要算刻本朝人的詩文集，所刻者大多為其所在鄉里，或歷官之處，如宣和四年吉州公使庫刻歐陽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紹興十年宣州軍州學刻梅堯臣《宛陵集》六十卷，紹興十七年黃州州學刻王禹偁《小畜集》

三十卷等；宋時又有所謂家塾本，數量也很多，如武谿游孝恭德棻登俊齋淳熙三年刻蜀本《三蘇文粹》六十二卷，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淳熙十四年刻王庭珪《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眉山文中刻《淮海先生文集》二十六卷等。這些公私所刻，再加上杭州、四川、福建等地的書坊大量印行，宋人別集的編刻，據現在所知，在六百家以上，大大超過唐集。至於今存宋人自編的本朝詩總集，北宋僅有《西崑酬唱集》、《九僧詩》等幾種；南宋較多，著名的有呂祖謙《宋文鑑》一百五十卷，係詩文合編，其中各體詩占十九卷，份量不大，但也有本集所不載的。專輯詩的，則有曾慥《宋百家詩選》一百卷，《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等。但宋時數量頗多的別集和總集，經過宋元之際與元明之際的兵火，散失很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於明初編入《永樂大典》。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已有缺失的《永樂大典》輯集遺書，輯集了一百多種宋集。在《大典》於近代再次遭到大規模破壞的情況下，四庫輯本已成為研讀宋人詩文的必讀本子。當然，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四庫輯本不但仍有遺漏，而且還因所謂有違礙字句而被任意刪改。另外則因館臣的草率和缺少知識，把他人的作品誤編於另一作家名下，張冠李戴，所在多有。較早的如盧文弨曾指出庫本《公是集》中把劉敞、劉攽兄弟兩人之詩互倒（《抱經堂文集》卷十三《劉公是集跋》）。後來晚清學者勞格在其所著《讀書雜誌》（卷十二）中又指出趙湘《南陽集》中夾入韓維《南陽集》的好幾首詩，王珪《華陽集》甚至夾入元人的詩，劉攽《彭城集》中又有唐陸龜蒙詩，等等。劉師培在其《左盦集》中，也就宋庠、汪藻的集子，指出類似的錯誤。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訂補（頁四四七）就庫本《竹隱畸士集》，也指出館臣的疏失。四庫本的這些問題造